



父亲的瓜田

□寒山

父亲去年在废弃油壶里成功种植各类瓜果后,今年又在此基础上扩大了种植基地,去年仅仅种了十几壶,摆在房檐下也就小小的一排。今年扩大规模,只见小院里平房房檐的四周及院墙上全部摆满,远远望去,那绿的瓜秧多像是给墙壁镶上了一道碧色蕾丝。如果从高空俯视,那绿的瓜秧将四四方方的小院圈住,简直成了一方诗意的秘境,让飞鸟也忍不住飞下来一探究竟。

清晨的光线从东方斜射进来,向阳的一面瓜秧是翠绿色的,背阴的瓜秧则呈青绿色,仿佛是阳光没有最先照射它,它不开心的脸色瞬时拉黑了一般。而当阳光潮水般一寸寸地漫过,那些带着茸毛的小瓜便苏醒过来,还有那些白的、黄的小花,也在晨风中微微颤动,像孩子忽然醒来,睡眼惺忪的模样惹人怜爱。我晨起喜欢坐在院中,看到那情境,总是不自觉地想起葫芦娃还在藤上时的闹腾,仿佛那一个个滚圆的小瓜也闹腾着,尽管无风时,那秧那瓜几乎是静止无声的。

父亲种瓜自有一套,那些

废弃的油壶是他四处搜罗而来,有大有小,剪开后在壶底扎几个窟窿做透气孔,培上土,将瓜苗移栽进去。种在油壶里的瓜有甜瓜、面瓜、青瓜、西瓜等,四月里开花,刚入五月秧上已经挂了不少的小青瓜,那瓜毛茸茸的,起初大小像葡萄,接着像杏子,没多久又有拳头般大小了。父亲对这些瓜果可谓呵护有加,施肥、浇水、杀虫都亲力亲为,肥料是自己沤的鸡粪,水是压井里压出的水,虫是自己捉,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纯粹的天然无公害。

父亲有一个小记事本,上面记载着每种瓜的生长状况,从育苗到结果,每篇都不长,三言两语而已,却尽显对它们的关切之情。当油壶里的瓜田结出了第一个果实,父亲欣喜若狂,不只记录在小记事本上,还拿手机拍了照片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后来又陆陆续续结了第二个、第三个……父亲也都记录拍照,后来果实越来越多,父亲索性不记录了,但他每日必观察这些瓜的生长状况,将藏在叶片底下的瓜轻轻拉到阳光下补钙,将阳光下的瓜小心翼翼地翻个,使阳光均匀照射,这样的瓜才更甜更营养。

第一个果实是一个甜瓜,是父亲心血的最初凝结,也是他辛苦的最初回报,父亲对其格外青睐,当它长到苹果大小时,逐渐褪去了青色的外皮,露出莹白来,漂亮极了。一日,我带五岁的儿子回去看望父亲,父亲牵着他顺着楼梯上到房顶,蹲在第一个甜瓜面前,对他说:“这是今年的第一个瓜,看谁有幸吃到它。”父亲话音未落,儿子就眼疾手快地将瓜摘下,得意扬扬地向父亲炫耀:“姥爷,我第一,我厉害吧!”父亲哭笑不得,那瓜最多只有六七分熟,阳光和岁月的精华还未凝成蜜贮在果肉里。儿子不是故意破坏,他误解了父亲的意思,以为父亲要跟他比赛,他自然要先下手为强了。

如今,是油壶里的瓜田丰收的季节,父亲种了一辈子庄稼,没有比植物的丰收更令他喜悦的了。父亲在“瓜田”里采摘,拍拍这个,摸摸那个,脸上一副幸福的神情,嘴里忍不住哼唱着《朝阳沟》里的经典唱段……

上周末,父亲把最好的瓜摘下,开着电动三轮车给我们送到城里,吃着父亲油壶里种出的瓜果,真是别具一番风味啊!

石榴花开

□刘瑞阁

晨起途径公司一小院,猛然抬头看到院内一树火红的石榴花,忍不住贸然走进小院,打扰了石榴花的静美与安然。

好久没有与石榴花如此亲近了,看到鲜艳如火的石榴花,想起女儿一岁多时,邻居婶婶门前有一棵石榴树,每年夏天石榴花怒放枝头,红艳艳的甚是喜人。我会带着女儿走进婶婶家观赏石榴花,每次婶婶见我带女儿走进她家,就赶忙搬上小凳陪我们坐在石榴树下乘凉。

婶婶家的石榴树已有数年,根部粗壮,树身不高,枝杈分散如伞状围绕树根生长。树杈上绿叶茂盛,一到夏季茂密的绿叶中伸出点点红蕾,如一枚枚色泽殷红,表皮光滑的圣女果悬挂在绿叶之间,令人垂涎三尺。等那花骨朵孕育成熟就会爆裂,窜出鲜艳的花瓣,随着夏夜的晚风吹过火红的石榴花绽放枝头,花瓣如水彩墨画,鲜亮艳红。花期过后,结出如纽扣大小的青皮石榴果隐藏于绿叶丛中。

小石榴果在婶婶的精心管理下慢慢长大,如同一只只小圆球挂在树枝上。等到

九月挂满圆溜溜的青皮石榴渐渐转变为淡红色,表皮呈现光洁白亮时,石榴已完全成熟了。每年石榴成熟时,婶婶会挑选几颗又亮又大的石榴送给我女儿。只见女儿轻轻剥开淡红色的石榴皮,里面是晶亮透明粉红色的石榴籽,如豆子大小圆形的石榴籽密密地拥挤在一起,而且有横纵相隔的纹路隔离。女儿会兴高采烈地用小手捏起石榴籽含在嘴里吸食,那甜甜酸酸的味道让她不停眨巴眼睛,做出逗人的乖模样。

二十多年一晃而过,女儿已长大远嫁他乡。婶婶院内的石榴树早已拔掉,老屋也已建成了窗明几净的小洋楼。

此刻我站在翠绿的石榴树下,默默地审美着这艳红的石榴花,思念家乡亲人们的心飞跃而起,仿佛回到二十多年前,在邻家婶婶门前观赏石榴花的情景……



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

“读一本好书”征文比赛作品选登

苦难也是一首诗 ——读《山河之书》之《黄州突围》

□郑曾洋

余秋雨先生的《山河之书》中的《黄州突围》一篇,我反复读了多遍,原因首先是因为我的偶像苏轼,其次,这篇文章也告诉人们,困苦磨难会让一个人成熟起来。

在人们心目中,苏轼绝对是“男神”一般的存在,以至于现代的文士学子无不“愿做东坡门下客”,甚至好多女粉丝恨不能“穿越千年嫁东坡”。余秋雨先生的《山河之书》里,也有多篇文章以苏轼为男一号。

苏轼之所以人气这么旺,是因为其才华横溢,无论是诗词还是文章,在人才若群星灿烂一般的北宋独领风骚。更难得的是苏轼心胸豁达豪迈,这更让其平添无穷魅力,甚至连宋神宗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都是他的忠实粉丝。

但苏轼又像他的歌姬朝云说的那样“一肚皮不合时宜”,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在

地方为官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有些内容确实利国利民,于是,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因此屡遭贬谪,而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在黄州写成的。这就让人感到奇怪:为什么黄州在苏轼的文学生涯中如此重要?

这要从“乌台诗案”说起。按道理说,像苏轼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吧?事实却并非如此。就在苏轼名满天下之时,却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一桩让他始料不及的案件——“乌台诗案”,一群大人物、小人物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苏轼群起而攻之,在皇帝面前诬陷他,中伤他,说他在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对皇帝的不敬,苏轼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投入大牢。

批评苏轼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借用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确实,苏轼

实在太出色了,以至于刚出道就把一些原来响当当的人物比得十分寒碜,自然引起一部分人的嫉恨。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苏轼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只有被迫承认所有罪名,他一心只想着死,来度过这生不如死的牢狱生活。

幸好还有良知,还有不怕受到牵连的人向皇帝进言。比如狱卒梁成,知道这个犯人就是名满天下的苏东坡,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苏轼的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水都准备了。还有范镇、张方平、王安礼、吴充,纷纷为苏轼仗义执言,最动情的是光献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终于,陷于泥沼中奄奄一息的苏轼被释放了,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在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苏轼是不幸的,但黄州是幸运的,因为这个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小地方因为见证了苏轼的成熟而大放异彩。苏轼在黄州是孤独的,生活是困苦的,甚至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他在孤独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苏轼的这种自省,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终于,他的思想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他在黄州完成了脱胎换骨,真正地成熟了。在这之后,他写出了“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前赤壁赋》)写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一代大文豪从此涅槃重生!

苦难也是一首诗。有时候,困苦磨难反而会成就一个人,苏轼正是因为“乌台诗案”和黄州的那段困苦磨难,才让他得以成为北宋一代文宗。这就是我读《黄州突围》的最大收获。

(作者系郾城区商桥一中教师)

